

伊朗对核不扩散机制的认知及其根源

高新涛

摘 要: 尽管伊朗是首批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 但和平利用核能的需求以及作为地区大国对地区主导权的竞逐, 使得伊朗追求核开发的意愿极其强烈。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在战争洗礼中的独特历史体验, 国际法在维护其合法权利上的苍白无力, 美国在核不扩散机制实施上出尔反尔和双重标准, 使得伊朗在强力推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 国家内部亦存在着挑战不扩散机制的强烈动能, 也使得无论是强制外交, 还是有限的激励措施, 都难以从根本上逆转伊朗加速推进核开发的势头。伊朗对于核开发的执着追求, 要求西方国家必须深刻反思伊朗挑战不扩散机制背后的深层根源, 并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关键词: 核不扩散机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伊朗核问题; 核武器

作者简介: 高新涛, 博士,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科研部讲师 (江苏南京 233030)。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10) 05-0027-08

中图分类号: D815.373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国际不扩散机制核心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已实施 40 周年之际, 面对朝核危机的一波三折、伊核问题的久拖不决, 人们不禁追问: 为何已实施多年的核不扩散机制在冷战结束之后的“第二个核时代”变得如此脆弱与不堪一击? 笔者试图通过深度分析伊朗对不扩散机制的历史体验与现实认知来理解伊朗抵制核不扩散机制的能动性与其核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

一、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对伊朗不扩散机制认知的影响

尽管在美国与伊朗关系亲密的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就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但要理解当今伊朗对国际法的看法, 不能不提长达八年两伊战争的惨烈记忆对伊朗战略精英关于不扩散机制认知的影响。正如《简氏情报评论》驻非洲与中东的特派战地记者凡特(Al J.Venter)所言: “许多世纪以来, 任何单个事件都无法像长达八年的两伊恶战对伊朗及其民族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对普通伊朗人来说, 它是伊朗政治、军事与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此, 由于上百万的人员伤亡, 战争的残酷性导致许多家庭未能幸免于难。两伊战争永久改变了伊朗的历史进程。”^{[1]45} 波及整个伊朗的这场浩劫给伊朗的民族性格与世界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亦严重削弱伊朗对国际机制在维护弱小国家合法权利上的信任度。这一冲突形塑了伊朗的国防信条及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与信念: 伊朗的安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就如同法律条约与国际公约不可能为伊朗提供任何保护一样。据统计, 两伊战争期间, 共有 10 万伊朗军民成为生化武器的受害者, 伊朗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受害国。^[2] 伊朗请求联合国予以谴责, 但未得到重视。

萨达姆对伊朗军队使用生化武器而不受任何惩罚的事实显示, 西方大国对伊朗神权体制的敌视总是会压倒伊拉克在道义上的不安。伊朗人也已看到, 伊朗没有足够的报复性军力保护自己的公民免受非常规武器攻击, 这对于战争的最后结束至关重要。八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朗人背负了深

远持久的心灵创伤，这直接导致了其世界观的剧变，这正如一篇题为《伊朗需要核武吗？》的文章所指出的：一是世界非常险恶，伊朗必须为任何技术上的突袭（Surprise）做准备^①，伊朗民族对敌人应当总是做最坏的打算；二是伊朗应当永远不要依赖或希望对手的自制，也不应期望敌人遵守其国际承诺；三是伊朗依赖来自国际组织的援助或支持是不明智的，必须拥有自己的可靠威慑力。^{[3]95}由此，伊朗习得了自立与威慑的战略重要性。伊朗领导人也很快认识到进行现代战争时，拥有战略武器的重要性，否则国家的生存都成问题。故此，惨烈的战争教训深刻影响了伊朗领导人的战略思维，开发核生化武器的可能性在两伊战争后很快就提上伊朗领导人的战略议程。1988年10月，时任议长的拉夫桑贾尼在对一群军官的演说中指出：“两伊战争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国际法简直是几张废纸。很显然，也很清楚的是，当战争到了危急关头时，国际上的道德说教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国际社会并不尊重自己的决议，对战场上的违法与侵略行为视而不见。我们应当用核生化武器全副武装自己。”^{[4]3-5}2006年9月，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披露了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革命卫队司令写给霍梅尼的一封信，信中说，为了赢得与伊拉克的战争，在今后5年内，伊朗需要激光制导武器与核武。^[5]这显示伊朗当时就曾考虑需要核弹赢得两伊战争的胜利。

伊朗理解战略武器重要性的另一维度是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所展示的高科技武器的巨大威力。联军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后的几周之内伊拉克便惨败，完成了伊朗历经八年的血腥战争而未果的任务。当伊朗领导人目睹美军能精准并迅速击败伊军之后，很快认识到伊朗需要为新型的现代战争做准备。伊朗领导人也明白，全面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和美军打常规战争无异于自杀，其常规军力无法与美国相匹敌。此外，如果伊朗军方要打一场常规战争的话，有两大不利因素：其一是伊朗经济状况不佳，政府无法拨付大量资金购买和保养新的尖端武器以实现军队现代化；其二是伊朗军队无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严格训练军队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系统，即便他们能实现这一目标，美军可能又在发展下一代的新式武器了。正如1993年伊朗国防部长托坎(Akbar Torkan)在强调这些不利因素时所说的，“我们的空军可以和美军较量吗？我们的海军可以和美军较量吗？如果我们倾举国之力而打这样一场战争，纯粹是在浪费钱，应对这一威胁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6]因此，建立和维持一支庞大的常规军队既不可能，亦不可行。化学武器被视为“穷人的原子弹”，但并未慑止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核武成为伊朗所能找到的最佳解决办法。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施压的力度，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认为，美国正在策划针对伊朗的阴谋，旨在将伊朗变为“第二个伊拉克”，因此，伊朗必须采取行动。^{[7]5}显然，伊拉克战争与美国对伊朗核开发的打压加剧了伊朗战略精英对美国战略意图的深度疑虑。伊朗最高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拉里贾尼直言：“我认为，核武给我们带来的问题超过了其价值。然而，当面对敌人时，束缚自己的双手是错误的，实际上，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是使用核武的第一个国家。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被迫获取其他核装备，我们也有权拥有核防卫能力，立法者已向我们保证我们有权这样做。我们决不拿权利做交易。”^{[7]8}他间接质疑放弃核能的军事应用的政策，并似乎暗示应追求一种核不透明政策。在强权政治依然盛行的当今国际舞台上，核武实质上已成为亚非发展中国家以小博大的战略利器。正如印度著名的核战略的倡导者、战略家苏布拉姆亚姆所言：“核威慑已经维持了工业化世界的和平，这使得主要的有核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很难不采取国际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强权的战略。”^{[8]22}伊朗的战略思维亦不例外。

二、核能利用：伊朗实施能源来源多样化的必然战略选择

美国等西方国家当前不断质疑伊朗核计划意图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三位和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二位的伊朗根本无需核反应堆，其核计划必定是要用于制造核武。就伊朗而言，

① “技术突袭”是指以独有的技术成果或压倒性技术优势突袭对手。

美国认为伊朗不需要核能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尽管伊朗确实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也需要可替代的能源来源。虽然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核能仍是其能源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从经济、社会还是环保方面来考虑，伊朗需要替代性能源是毋庸置疑的。

第一，伊朗石油生产面临巨大压力。一项研究表明，伊朗 60 多个主要油田中的多数老化，一些还行将报废。由于多年的政治孤立、战争和国际制裁，伊朗石油工业失去了必要的投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石油生产。一份研究报告亦表明，伊朗 60 个油田中有 57 个需要大修，这需要大约 15 年时间，投资 400 亿美元。^{[9]57} 在 2005 年，伊朗石油产量所占世界份额为 5.1%，远远低于其占世界石油储量 11.5% 的份额。伊朗外汇的 80% 和年度预算的 45% 来源于石油收入，石油出口是伊朗政府的生命线。没有石油的出口，伊朗政府的税收和 GDP 增长都难以实现，这对伊朗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

第二，伊朗国内消费需求的急剧增长。随着经济与人口增长，伊朗能源的需求也剧增。迅速的城市化也助长了能源需求与巨额能源补贴费用的上升。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伊朗石油消费量一直以 8% 的年增长率上升，其石油出口已受到国内需求增长的限制。1995 年，伊朗国内的原油消费量为 129.2 万桶/日，2005 年增加到 165.7 万桶/日，增加了 35%。2005 年，伊朗消耗了原油总产量的 41%。1995~2005 年，伊朗石油消费增加了 28%，石油产量增加了 8.1%，出口降低了 2.5%。尽管过去 10 年，天然气生产已经迅速增加，但仍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国内需求，一小部分不足只好通过进口来弥补。2000 年与 2005 年伊朗天然气的进口量分别为 27 亿与 15 亿立方米。^[10]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斯特恩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因此你可以说，伊朗像正在两头点燃的蜡烛，在产油量越来越少的同时，消费量却越来越多。”^[11] 如果伊朗能够使用核电和其他可再生资源满足自身国内能源需求的话，它将能够出口更多的原油换取外汇。用油气资源来生产高附加值的石化产品也是伊朗一直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

第三，伊朗铀矿资源丰富。伊朗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 960 亿桶，据估计，已探明铀矿储量的发电能力可以相当于 450 亿桶石油。因此，核能发电具有充足的资源基础与巨大的经济潜能。

第四，核能发电的环保效应不容低估。一些反对伊朗利用核能的西方专家的主要观点就是，伊朗拥有异常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因此利用核反应堆发电是不经济的，但这些西方专家常常忽视了由于因使用油气资源而导致的环境污染。早在 1990 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近东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专家就指出，“对利用油气资源发电成本的典型评估是仅仅基于他们的市场价格。然而，这些价格仅反应了生产油气和将它们输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成本。但是消费油气的部分成本并未直接反应在我们的能源帐单上，销售能源的公司也未将这一成本支付给我们，这些油气资源的隐蔽成本是因使用油气而造成的空气、水土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因二氧化碳排放、全球变暖与酸雨导致的环境退化而由我们间接支付的……仅仅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达 500 亿美元，其中的主要元凶就是化石燃料，即作为我们主要能源来源的油气资源。”^{[12]361}

如果考虑这些成本，那么利用油气发电的成本将远比纯粹商业评估要高，与利用核能发电的成本不相上下。核能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其持续的电力短缺，也无法解决伊朗所有的污染问题，但它们毕竟意味着伊朗在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美国在不扩散机制实施上的出尔反尔使伊朗疑虑重重

就不扩散机制的实施而言，美国出尔反尔、以我划线的做法刺激并加剧了伊朗的核开发。

首先，美国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巴列维国王时期支持伊朗发展核计划与伊斯兰革命后对伊朗核开发的深度疑虑与打压，使伊朗领导人强烈质疑美国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别有用心，核问题只是美国谋取更大战略利益的一个借口。早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伊朗国王如同而今的伊朗领导人一样，基于发展核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赋予伊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坚持获取核能力。在

1974 年印度核试验之后，伊朗国王在回答法国记者关于伊朗是否将拥有核武的提问时脱口而出说，“毫无疑问，比人们想象的要快。”伊朗官员迅速否认国王有过这样的说法，相反，“国王实际是说伊朗将不考虑制造核武，但如果其他非核武国家这样做，伊朗可能调整其政策。”^[13]随后国王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立场。他指出，如果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获取了核武，“那么或许国家利益将要求我们做出同样的反应。”^[14]因此，尽管伊朗公开的核政策是不发展核武，但正如中情局 1974 年的“国家情报评估”所指出的，在某些情况下，伊朗公开的核政策会发生改变。基于对伊朗国王核野心的考虑，如果他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仍活着，如果伊朗拥有成熟的核能工业与制造核武的必要设施，如果其他国家继续推进核武开发，我们可以肯定伊朗将会步人后尘。^[15]后来的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疑虑。

正是基于伊朗领导人的核武认知与中情局的情报评估，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展核武的前景极为担忧。福特与卡特政府都坚持严格限制伊朗使用美国所提供的核技术与燃料从事核武生产。与此同时，伊朗向美国提出了购买 8 座核反应堆的请求。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最为忧虑的是伊朗寻求生产钚的能力，因为伊朗国王对在国内进行核燃料的再加工很感兴趣。当时，核燃料的再加工并不会产生巨大的商业应用潜能，但它的确使得科学家们能从乏燃料中提取钚，而钚能够被用来生产核武。在 1974 年，不仅美国国防部官员认为伊朗国王追求的核能工厂将使伊朗具有生产几百件核武的能力，而且国务院官员也担忧，如果国王的独裁统治崩溃，伊朗变得不稳定，“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是国外恐怖势力可能很容易获取存储在伊朗的核材料制造核弹”，“伊朗国王的继任者可能会视核武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确立绝对军事优势所需的终极武器。”^[16]正是基于这些忧虑，福特政府试图采取特殊控制措施以确保美国供应给伊朗的核材料仅用于和平目的。

尽管国防部与国务院忧心忡忡，但福特政府也有充分的诱因与伊朗进行核交易。当时，美国的经济正处于衰退，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将会产生额外的经济利益。同尼克松政府一样，福特视巴列维国王与伊朗为在动荡的中东地区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盟友和美国在本地区利益的一个主要代理人，而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原油来源。因此，尽管伊朗国王的极权统治臭名昭著，福特与基辛格对伊朗稳定的高度重视使得他们愿意通过对其独裁统治下限制人权的政策视而不见来取悦国王。而国王也寻求通过维持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来加强其国内统治以及对抗苏联和像伊拉克这样的地区激进势力的竞争。鉴于这些利害攸关的利益，美国高层极力巩固这种关系。也正是这种利害关系使得 1974 年美国对核扩散问题进行了跨部门评估，并作出了“加强阻止独立的核试爆能力进一步扩散的计划”的建议，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推迟扩散是有可能实现的，然而，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必须是合作性的，因为美国开始失去其作为一个核出口国的主导地位。^[17]福特政府因而鼓励美国柏克德工程有限公司(the Bechtel Corporation)向国王建议，以美国提供的铀浓缩工厂为基础的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暗示美国应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 5 条，鼓励签约国获取和平利用核能的潜在好处，以使苏联无法在这一领域占据上风。这表明在冷战时期，如何平衡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考虑与不扩散的顾虑成为困扰美国决策者的一个难题，而且经济与战略利益因素的压倒性往往成为美国不扩散决策的首选之策。尽管美国试图规避伊朗核武开发的潜在风险，但在伊朗的强力抵制与讨价还价下，双方还是在 1978 年达成了核合作协议。

如今，伊朗领导人与美国争执的焦点与 30 年前似乎惊人的相似：30 年前，伊朗国王坚决要求发展铀浓缩能力并拥有自己的核燃料再加工设施，不愿使其核加工厂受到外国的监督，以便伊朗能够控制整个核燃料循环的运行。对于基辛格坚持建立中东地区多国核燃料再加工厂的建议，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埃特马称，伊朗决不接受“超越目前承诺的监督措施，如果他们由核武国家支配的话”^[18]。伊朗国王认为，美国的立场与伊朗的“主权”相冲突，美国正在提出一些“法国或是德国从未梦想做的事情”^[19]。当今的伊朗领导人无论是被视为改革派的哈塔米，还是被视为新保守派或是激进派的内贾德，均无一例外坚持“拥有完整的核燃料循环能力是伊朗不容挑战的红线”。尽管 30 年前国王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核开发疑虑重重，但双方仍达成了核开发协议，并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的援助；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对伊朗的长期敌视，特别是对核开发的强力打压只能激起伊朗在革命与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深度疑虑，美伊在核问题上的敌视愈走愈远。

其次，美国批评伊朗发展核计划的一个理由是，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国，发展核武违约，但美国却违背同一条约，与一直拒签《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印度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一约两制”的双重标准落人口实。不仅如此，更令伊朗难以容忍的是，美国对以色列发展核武的默许、纵容乃至支持。因此，美国阻止伊朗获取所需核技术被伊朗强硬派塑造为要使伊朗保持落后与依赖别人，美国的政策被描绘为出于对独立的伊朗的敌视。伊朗长期遭受外来干预（波斯时期的俄罗斯与英国、当代的美国对伊朗的影响）的痛苦经历使得独立问题成为伊朗人非常敏感的严重问题。伊朗多数精英认为，追求核开发已成为伊朗独立的象征，伊朗决不能放弃核计划。正如在联合国安理会 2006 年 12 月 23 日一致通过制裁伊朗的第 1737 号决议之前，伊朗代表扎里夫所指出的，“一些政府推动安理会对伊朗和平核方案采取毫无根据的惩罚性措施，而恰恰又是这些政府一直在有计划地阻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促使以色列政权遵守核不扩散制度的适用规则……安理会对以色列政权非法拥有核武器的反应将表明，安理会抑或仅仅是少数几个只会滥用它来解决其外交政策问题和达到其利益的常任理事国的工具之一。”^[20]这无疑是对美国选择性核扩散政策最强有力的控诉与挑战。

四、国际强制战略对伊朗核开发的影响有限

国际社会应对核扩散的强制手段主要包括经济制裁、军事威胁、有限的军事行动以及三者的综合运用，对伊朗的核开发而言，这些强制手段收效甚微。这也凸显了通过富有耐心的积极对话而非一味强力施压解决伊核问题的重要性。

第一，经济制裁影响的有限性。有效的经济制裁取决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对于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储备的伊朗而言。回顾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经历对于理解而今美国升级制裁的成败会有更深刻的认知。美国自 1979 年伊朗人质危机以来，历任总统均对其采取了经济制裁。但自卡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制裁努力似乎表明，一旦迫使伊朗服从美国要求未果，美国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强制战略。如果伊朗抗拒制裁的话，没有任何强制的时间表、真正可信的建议与谈判或是任何可信的威胁以传达美国要求服从的决心。总之，美国从未向伊朗显示拒绝其要求的足够代价。即便是伊朗保守派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时期，试图缓和美伊之间关系，也没有迹象显示这一举动是由于美国压力作用的结果，而更多的是出于个人信念或是选举需要的考虑。但这种没有明显美国压力影响的缓和努力，也受到真正掌控伊朗权力的宗教领袖的阻挠。这凸显了美国通过制裁影响伊朗核决策的重重困境。自 2006 年 12 月以来，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已先后四次通过了制裁伊朗的决议案，但伊朗核技术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2009 年 6 月 5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伊朗离心机的数量已达 7052 个，而在 2006 年 1 月仅为 164 个。因而，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充其量只能延缓伊朗核计划的发展速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核抱负乃至实现核突破的雄心。

第二，军事威胁与打击潜藏巨大风险。从军事角度讲，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相比实力差距悬殊，若伊以兵戎相见，伊朗胜算不大。尽管美以对伊朗具有相当的军事优势，美以国内的鹰派势力也不断对伊朗施以威胁，但伊朗确信，美国对它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会顾虑重重，原因在于：一是同伊拉克相比，伊朗人口 3 倍于伊拉克，国土面积 4 倍于伊拉克，伊朗人民亦紧密团结在伊朗政府周围，并能提供巨大的后勤援助；二是驻扎在海湾国家的美军均在伊朗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一旦伊朗核设施遭遇袭击，他们将成为伊朗首要的攻击目标。同时，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在长达 12 年的消耗战后进行的，这 12 年的消耗战摧毁了伊拉克武装部队。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与伊斯兰圣战者组织、伊拉克的什叶派叛乱组织也可在伊朗的支持下造成中东地区的动荡。

第三，袭击无法摧毁许多被伊朗分散埋在地下深处的核研究设施，更无法消除伊朗已掌握的

核能力，反而会加速伊朗获取核能力的决心与力度。同时会更加证明美国的敌视并使反对核计划的伊朗温和派名誉扫地，使伊朗举国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内贾德为首的强硬派周围。尽管美国战略家认为，当在谈判桌上把军事选择排除在外的话，进行强有力的强制外交是不可能的。但美以频频发出军事威胁，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毫发未损而相对缺乏防御能力的伊拉克饱受侵略更坚定了伊朗保留核选择权的决心。正如曾于 2003 年至 2004 年初任“伊拉克调查团”的负责人戴维·凯所言，伊朗在通向核武器的道路上已经走了 80%，但最后的 20%是最困难的。事实上伊朗不存在任何放弃铀浓缩计划的可能性。美以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将是无用的，那最多只能使核武器的研发推迟 1~2 年，而且会使伊朗人更紧密地团结在其领导人的周围。^[21]伊朗官员的表态亦表明了这一点。伊朗国防部长沙姆汗尼(Ali Shamkhani)声言，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不解决攻击者的任何问题，因为伊朗已经建造了自己的核设施，它完全有能力将其择地重建。^[22]

第四，国际激励措施不足以迫使伊朗放弃在 NPT 框架下的合法权利。和平利用核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非核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尽管铀浓缩技术，特别是完整的核燃料循环能力既可用于核能发电，也可转用于发展核武。日本和巴西等国都掌握了核燃料循环技术，如果伊朗放弃这一合法的权利，这将是继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内的有核与无核国家的不平等之后的又一歧视。另一方面，核计划的支持者已经把它变成了一场关于伊朗的地位与民族自豪感的争论，任何伊朗政治家在核问题上的退让将招致政治代价的付出，因为它很容易被人指控出卖伊朗的安全与尊严。许多人将朝鲜和伊朗的动机相提并论，认为两国都想透过发展具有威慑力的核武来抗衡美国的威胁，保住政权。但一个被人忽视的事实是：伊朗同时希望通过核开发确立自身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大国身份与地位。因而，伊朗官员坚称经济上的让步并不足以阻止他们继续进行铀浓缩计划，“实施这些政策是现任总统、下任总统与国家的所有领导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不能拖延。”^{[7]8}实质上，美伊核争端只是问题的表象，深层动因则是在盛产石油的海湾角逐主导权。许多伊朗战略精英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政权更替而非核问题，即使伊朗接近造出核武，也绝非美国除掉伊朗的真正原因。^[23]因此，维持美国在海湾的霸权是其反对伊朗核计划与政权更替主张的真正动因。即使伊朗提供了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妥协，美国仍会断然拒绝。因此，核技术并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政权稳定的核心基础，寻求地区主导权的工具。

第五，伊朗效法朝鲜巧妙周旋使不扩散机制日益错失影响伊朗弃核的良机。尽管伊朗核开发自从 2002 年遭遇反对派曝光之后受到西方国家的强力打压，但有朝鲜的先例，特别是朝方在 2006 年 10 月 9 日公开进行核试爆之后，虽然美国宣称“我们不可能同一个拥有核武的朝鲜生活在一起，朝鲜只能在前途和核武之间选择其一。”^[24]但从朝鲜宣布拥核至今，美国政府不仅雷声大雨点小，朝鲜并未受到军事打击，美方还不得不同意与朝方举行直接会谈。伊朗的观察与思考正如一位以色列前军情部门官员针对朝鲜的核试验所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表明即使你拥有最低限度的技术并且基本上处于孤立状态，如果你真正专注于它，你也能获取核技术。”^[25]

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至小布什，乃至如今的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表明，美国国内政党政治的多变性，与军工复合体集团关系错综复杂的美国鹰派势力随时有可能推动美国对伊核问题政策的转变。在 1993~1994 年的朝核危机中，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斡旋下双方达成了朝美核框架协议，朝鲜因暂停核开发而获得能源援助及其他好处，美国则获得了朝方冻结钚计划的承诺。然而，就在框架协议刚刚签署几天之后，共和党在 1994 年 11 月的选举中控制了国会两院，他们谴责协议为姑息纵容，迫使克林顿背弃诺言，直到 2000 年几乎未能丝毫减轻制裁。最为重要的是，它并未履行框架协议第 2 条承诺的“走向政治经济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即结束敌对与减轻制裁。因而朝鲜的报复性反应是在 1998 年从巴基斯坦购买了离心机开始浓缩铀并试验了射程更远的大浦洞 I 导弹，这迫使克林顿政府在 1999 年重启与朝鲜的谈判。但小布什上台后，称朝鲜为“邪恶轴心”，兜售政权更替与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并把朝鲜列入“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象”名单之内，在铀浓缩活动上对朝鲜强力打压。朝鲜的反应是恢复钚计划，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强硬对强

硬。最终在韩日的压力下，布什政府启动了六方会谈，并于 2005 年 9 月 19 日发表联合声明，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及其现有核武计划。”美国保证“按照‘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采取协作的步骤分阶段实施协议。”但就在同一天，国务卿赖斯称，朝鲜必须首先解除武装：当朝鲜可验证的已拆除其核武以及其他核计划，并的确实实现无核化时，我们才可讨论任何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在 9 月份的协议中宣布“美国无意用核武或常规武器攻击或是入侵朝鲜并承诺尊重朝鲜主权，”放弃军事攻击和政权更替之后，布什政府重弹“所有选择都在桌面上”的老调。美国还开始迫使银行冻结朝方帐户，不仅包括来自洗钱及其他非法活动的不当得利，而且还涉及来自正当的对外贸易收益。正是在美方一再发出的政权更替威胁与不断升级的制裁压力下，朝鲜毅然在 2006 年与 2009 年先后两次进行了核试验，美国早先不绝于耳的政权更替呼声转而急速降温。

虽然伊朗自身的实力与国际处境和朝鲜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伊朗不会完全效仿朝鲜模式，但在规避核不扩散机制的压力方面，伊朗还是很大程度上学习了其与美国在核开发上斗智斗勇的经验教训，并采取了拖延战术为伊朗核突破赢得了时间。

五、结语

2003 年 9 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要求伊朗接受核查后，伊朗作出如下决定：尽量拖延伊朗核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做好应对制裁的经济与公众心理承受的准备，同时也努力解决伊朗核计划面临的剩余技术问题。正如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鲁哈尼所强调指出的，正是在与欧盟三国的谈判期间，伊朗同意仅在那些没有技术问题的领域暂停活动。伊斯法罕的铀转化设施正是在谈判期间完成建设的。以谈判换时间，加速推进核开发成为伊朗重要的核战略。鲁哈尼还强调克服核计划的技术障碍对提升伊朗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并分析，“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完成核燃料循环，世界将别无选择承认我们的确拥有这一技术，然后形势将会有所不同。国际社会曾不想让巴基斯坦拥有核武或是巴西拥有燃料循环，但巴基斯坦制造出了核弹，巴西掌握了核燃料循环，国际社会开始与它们合作。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尚未掌握其中任何一种能力，但我们正处于核门槛。至于制造核弹，我们从未想过向这一方向发展。我们尚未完全形成核燃料循环能力。这也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所在。”^[26]显然，以拖待变，伺机而动，寻求达成核突破与核能力的既成事实，以实力迫使西方在核问题上与伊朗进行平等的讨价还价，这是基于“实力决定地位”历史铁律的深刻启示而作出的重大决断，也是伊朗决不放弃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能力的终极原因所在，更是国际诱因在伊朗核开发上屡屡碰壁的深层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 Al J. Venter. Iran's Nuclear Option: Tehran's Quest for the Atom Bomb[M]. Philadelphia: Casemate, 2005.
- [2] Scott Peterson. Lessons from Iran on Facing Chemical War[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02-11-19.
- [3] Shahram Chubin. Does Iran Want Nuclear Weapons?[J]. Survival, 1995, 37(1).
- [4] Kori N. Schake, Judith S. Yaphe.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 of A Nuclear-Armed Iran[M]. Washington,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1.
- [5] Frances Harrison. Iran Mulls Nuclear Bomb in 1988[N]. BBC, 2006-09-29.
- [6] Robert Einhorn. Testimony of Robert J. Einhorn,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onproliferation,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EB/OL].[2001-05-17].
<http://www.ransac.org/new-web-site/related/govt/testimony/einhorn-10.05.00.html>.
- [7] Babak Ganji. Iranian Nuclear Politics: Change of Tactics or Strategy? [R]. Camberley, UK: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Defence Academy of the United Kingdom, November 2005.

- [8] Kathleen C. Bailey. Domsday Weapons in the Hands of Man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 [9] 贾瓦德•曼苏里. 和平利用核能与维护正当权利——伊朗核计划[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10).
- [10] British Petroleum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6[R].
- [11] Iran: U.S. Expert Predicts Oil-Export Crisis Within A Decade[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2007-01-12.
- [12] M.Sahimi.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ssil Energy Resour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P. Grammy, C.K. Bragg. United States-Third World Relations in the New World Order[M].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1996.
- [13] State Department Cable 135137 to U.S. Embassy, Tehran. Shah's Alleged Statement on Nuclear Weapons[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74-06-24.
- [14] U.S. Embassy, Paris, Cable 15445 to State Department. Further Remarks by Shah on Nuclear Weapons[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74-06-25.
- [15] Prospects for Further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R].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o.4-1-74, 1974-08-23.
- [16] 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Nuclear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Iran – Action Memorandum[R]. Late June 1974.
- [17] The Proliferation Problem is at a Crucial Juncture// NSC Under Secretaries Committee to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et al. US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Policy[R]. 1974-12-04.
- [18] U.S. Embassy Tehran Cable 73 to State Department. Iranian Nuclear Policy[C]. 1976-01-06.
- [19] State Department Cable 254826 to Embassy Tehran. Nuclear 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C]. 1975-10-25.
- [20] 伊朗: 今天对核不扩散制度是悲哀的一天[EB/OL].[2010-06-30].
<http://www.un.org/chinese/News/focus/nuclear58.htm>.
- [21] 伊朗距生产核弹还有 2~5 年时间[N]. 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 2008-10-02.
- [22] IRNA. Defence Minister Shamkhani Says Iran Faces No Military Threat[N]. BBC Monitoring, 2005-08-09.
- [23] Vali Nasr. Are We Misreading Iran's Nuclear Politics? [C]. 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05-17.
- [24] David E. Danger. U.S. Warns North Koreans about Nuclear Test[N]. New York Times, 2006-10-05.
- [25] Joshua Mitnick. N. Korea's Nuclear Defiance May Embolden Iran[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09-05-31.
- [26] Hassan Rohani. Beyo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Iran and the IAEA Concerning the Nuclear Dossier, Rahbord [C]. FBIS-IAP20060113336001, 2005-09-30.

Iran's Perception of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Mechanism and Its Roots

GAO Xintao

Abstract Even if Iran is among the first batch of countries that signed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but the demand for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 and as the big power in the region, added by the will to dominate the region, Iran strived perseveringly for nuclear development from the beginning. Especially afte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1979, Iran experienced the distinctive taste of war history, the powerless international law and US’ double standard; all of those factors drive domestic forces in Iran challenging the non-proliferation mechanism. No matter whether it’s a coercive diplomacy or providing incentives to Iran, all were not effective to change the trend that Iran is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in accelerating pace. Iran’s insistence in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 will force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 reflect the deeper cause of why Iran is challenging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how to redress strategy.

Key Words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Mechanism; NPT; Iranian Nuclear Issue; Nuclear Weapons

(责任编辑:李意)